

第七十五章 俱往矣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身為一國之君，事務繁多，也不可能老停留在這宮中偏僻處，也不知道是國中哪塊土地上出了事，太極殿的太監頭子腆著老臉，冒著極大的風險來到了樓外，苦兮兮地在樓下通報了許多次，終於成功地將皇帝請下樓來。

看著皇帝的身後站著範提司，那名太監頭子心中暗自叫苦，難怪宮裏怎麼都找不到皇上，原來...人家兩父子在玩流淚相認的戲碼，自己貿然前來打擾，惹得天子不悅，不知道自己會挨多少板子。

皇帝的臉色確實不好，他生下來的兒子當中，自己最欣賞的當然就是範閑，範閑入京都之後，就給他乃至整個慶國掙了太多的光彩，而且知性識理，實堪大用。

最關鍵的，單看懸空廟上救老三，如今又是死不肯相認這兩件事情，就可以看出這孩子散漫容貌之下全是一顆忠厚之心，看似陰狠的手法之中，蘊著的全是中和之意。

在這位中年天子的心中，當初何嚐不會對範建感到一絲絲毫無道理妒意皇帝，終究也隻是個凡人而已。如今終於可以與範閑相認，雖然範閑一直沒有開口，但那種氛圍已經足夠令皇帝愉快，便在這時，卻有人來打擾，他心情當然好不到哪裏去。

此時樓內樓外人多嘴雜，皇帝不好再說什麼，回過身來，滿是寒霜的臉上漸趨柔和，望著範閑那張清美之中帶著幾絲熟悉的麵容，輕聲說道：“你也見了，先前也說了。身為一國之君，總有太多的不得已。你自己多想想，不要有太多的怨懟之心。”

以皇帝之尊，就算麵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。也不至於如此放低姿態說話，這句話裏除了沒有表示歉意之外，已經表達了足夠的內容。範閑也不敢再裝下去，深深一揖，似有所動。

皇帝忽然皺起了眉頭，想起了遠在信陽的妹妹，不免又是一陣頭痛，歎口氣道：“最近京裏太不安靜，有太多事又不能放在台麵上來說，陳萍萍擔心你在朝中尷尬。建議讓你提前下江南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範閑不敢有任何意見，隻是恰到好處地在眼中閃過一絲黯淡。幽幽說道：“臣遵旨。”他忽然溫和一笑說道：“隻是江南那邊從來沒去過，請陛下提點下臣，有何需要注意。”

皇帝搖了搖頭：“朕所需要，隻是一個幹乾淨淨，能年年為朝廷掙銀子地內庫。至於怎麼做，你應該清楚，最近這兩個月。你做的事情，朕很欣賞。”

這說的自然是監察院查緝崔家，打擊內庫走私之事。

皇帝接著說道：“隻是...因為此事，安之你在朝中很是樹了些敵人，有些事情朕不方...嗯，你做的不錯。”在皇帝的眼中，範閑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打擊信陽及二皇子，當然是因為當初的那封奏章，這是在為朝廷做事。為自己辦理自己不方便出麵的事情。

範閑稍一沉默之後，開口說道：“自今往後，臣，仍願做陛下的一位孤臣。”

皇帝很滿意範閑的這個表態，範閑看著這個機會開口請道：“隻是江南路遠，臣雖司監察之權，但畢竟不通商事，諸般事務若獨由院中牽頭，怕是查不清楚...陛下，臣...

他當著皇帝的麵一咬牙說道：“臣想借慶餘堂一用。”

皇帝一愣，沉默少許後問道：“慶餘堂掌櫃們，自然熟悉內庫事務，不過朝廷規矩，他們不得出京...”他忽然覺得在範閑麵前說這話有些不厚道，咳了兩聲說道：“安之，你當麵向朕要人，莫非不怕朕疑你之心？”

範閑直接說道：“溥天之土莫非王土，臣既當麵提出，自然相信陛下深信臣之忠誠。”

皇帝看了他一眼，心中卻在快速地盤桓著，當年地葉家根深葉茂，幾可動搖國體，他身為一國之君，實在是有些忌憚當年之事重演，眼前的範閑，畢竟是她的親生兒子，對於失去葉家，隻怕難免會有些許不甘。

但他轉念一想，範閑既然敢冒忌諱說這話，也算是坦誠，開口淡淡說道：“如今你站地也足夠高，自然知道所謂真金白銀，並沒有什麼太大用處，至於內庫，六年前朕即決意讓你長大後執掌，便是存著...那個念頭，這本是朕所願，何來疑？”

範閑麵露感動，皇帝卻揮手嘲笑說道：“不過你也休得瞞朕，內庫之事縱算繁複，又哪裏需要慶餘堂那些老夥計們。你這請求，朕看你是想將他們撈出京去才是。”

範閑也不辯解，黯然歎息道：“不敢欺瞞陛下，臣確有此念。從知道身世的第一日，便有這個念頭，去年之時，還曾經去慶餘堂看過，那些掌櫃們常年拘於京中，實在是有些別扭，這些人年不過半百，若放出京去，還可為朝廷效力。”

去年他曾經去過一趟慶餘堂，知道這事兒總有一天是會被有心人抓住，所以今天幹脆在皇帝麵前先說了出來。

皇帝似乎有些意外於他的坦然，沉默半晌之後，終於點了點頭。範閑大喜過望，皇帝失笑道：“你也不能全帶走了，各王公府上全是慶餘堂在打理自家生意，若你全數帶走，隻怕靖王爺第一個饒不過你。”

範閑嘿嘿一笑，皇帝微笑說道：.....幾個當中，也就是和親王敢在朕麵前站直了說話，偏生他性情卻是沉穩凶悍有餘，不如你...”他住口不語，說道：“樓上偏廂有幅畫...你呆會兒去看一下。”

雖然自己明明知道那幅畫像就在皇宮之中，但範閑仍然微露猶疑之色，問道：“什麼畫？”

皇帝說道：“你母親留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一幅畫像...”想到小葉子，他的眼神柔和起來。輕聲說道：“你沒見過她，呆會兒好好看看...說起來，你母親與你可真地不怎麼相像。”

範閑微微一怔，又聽著陛下歎息道：“雖然一般地清美無儔。偏生心性大異。她就像個男子一般不讓須眉，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個名字，當年她最厭憎所謂的詩詞歌賦，隻好實務。”

想到麵前地兒子乃是世間詩名最盛之人，皇帝忽然覺得事情有些有趣，哈哈大笑了起來，指著範閑說道：“她做的詩詞雖然亦有吞吐風雲之勢，卻隻是契了她地性情，和你的差別太大...太大。”

洪竹看著樓外那太監焦急的催促眼神，耳聽著陛下與小範大人開心談話。哪裏敢上前打擾。

範閑笑了起來，好奇問道：“母親大人...她做的詩詞，陛下曾經聽過？”

“隻有一首。”皇帝悠然回憶當年。清聲吟誦道：“北國風光，千裏冰封，萬裏雪飄。望宮城內外，惟餘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頓失滔滔。山舞銀蛇。原馳蠟象，欲與天公試比高。須晴日看紅妝素裹。分外妖嬈。江山如此多嬌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。惜魏皇漢武，略輸文采，

唐宗宋祖，稍遜feng騷。一代天驕，西蠻大汗，隻識彎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數風流人物，還看今朝。”

魏皇漢武？唐宗宋祖？範閑的臉色十分精彩，精彩到了快要抽筋的程度。

皇帝不讚同地看了他一眼。喝斥道：“難道你以為這詞不好？”

範閑苦著臉說道：“...自然是氣勢十足，隻是臣不知這漢武、唐宗、宋祖又是何處的人物。”他心裏想著，老媽你要改就改徹底點兒也好，什麼西蠻大汗...真是敗給你了。

皇帝解釋道：“據傳，乃是萬古之前三位一代雄主。”

範閑啞然，心想原來母親地推托功夫與自己很相似，如同在北齊上京與莊墨韓那夜交談般，但凡解釋不清的事兒，就全推到萬古之前，偶在史冊上見過，史冊在哪兒？對不住，上茅廁撕來用了。

太監再三請，皇帝終於離開了小樓，離去之時，有些瘦削的背影無從透出絲感傷。

...

小樓之中隻剩下了洪竹以及範閑兩個人，看著皇帝地身影消失在層層掛霜寒枝之後，範閑終於忍不住爆發了，捧著肚子大聲地笑了起來，哈哈哈哈哈，聲音響徹小樓，說不出的快活。

洪竹在一旁看傻了，心想範提司莫不是因為今兒的事受了大刺激，自己是不是應該請禦醫來看看？

良久之後，範閑終於止住了因為那首《沁園春》所帶來地荒謬笑意，肚子笑的有些痛，上氣不接下氣對洪竹說

道：“沒事兒，我自上去，你在樓下等著我。”

往樓上走著的過程之中，範閑依然止不住想笑，那個叫做葉輕眉的女子，還真真是個妙人，千首萬首好詩詞不抄，偏要抄這首，估摸著當年也是被範建皇帝這批人給逼急了...不過，或許老毛的這首才正是契合那個女子地心態？

等走到樓上時，範閑的笑容已經完全斂去，回覆了往日裏的平靜，放在一個封建王朝當中，母親抄地這首詞，實在是首反詞，皇帝可以說，她卻不能說，難怪她最後和這座皇宮產生了那麼嚴重的衝突。

他在心頭冷笑著，將胸中先前皇帝的真情實感全數拋諸腦後，不再複憶。

...

來到偏廂之外，順手端起幾上那杯冷茶，範閑推門而入，踏檻而進，並無一絲猶疑與顫抖，平靜地站在了那張畫像之前。

畫中畫的是一名黃衫女子，背景乃是滔滔大河。女子站在河畔的一方青石之上，身上裙裾隨河風輕搖，麵向大河的方向，河中濁浪排空，拍石而化泥沙，對岸遠方隱隱可見如螞蟻一般大小的民夫們，正在搬運著石頭還是什麼，或許那些人是在修築河堤。

這幅畫的畫工極其精妙。筆觸細膩，風格卻是大氣磅礴，以精細而至宏大，無論是河對岸那沉重的場景。還是近處青黃相雜地山石，都被描述的十分到位。尤其是那條被縛於兩岸黃山之間的大河，更是波濤洶湧，浪花翻白，氣勢逼人，觀此畫，便似乎能夠感到一股凜烈的河風，正從畫上滲了出來，吹在了觀者地臉上，稍站的近了些。便似乎能聽見河水拍打兩岸的激昂之聲...

但所有的這一切，都不是這幅畫的重點，任何一個有幸看到這幅畫的人。都會在第一時間內，被那名站在此岸的黃衫女子吸引住，再也沒有多餘的心思，去看畫中別處的風景人物。

黃衫女子其實隻露了一個側麵，晶瑩若玉的耳垂旁幾絡青絲。正在輕輕飄動，檀唇微抿，不知道在思考什麼。最能吸引人目光地，卻是她的眉毛，隻見那雙眉清美如劍，不似柔弱女子，卻也並沒有多出幾分男兒豪情，隻是一味清明疏朗，讓人說不出的喜愛。

...

但此時，範閑地目光卻隻是盯著畫中女子側臉中將能瞧見的方寸眼眸，那眸子裏的神情看似平靜。卻總像是蘊藏著更多的情緒。

隻在一瞬間，他就想起來在北齊上京城外西山絕壁山洞中，肖恩曾經給自己描述過的母親，對，就是這種眼神！柔軟，悲憫，充滿了對生命地熱愛與依戀，對美好事物的向往，對苦難的同情，還有改變這一切地自信。

範閑歎了口氣，緩緩坐了下來，看著牆上這幅畫，久久沒有移開眼光，似乎是想將畫中這女子的容貌牢牢地鐫刻在自己的心頭。

冷茶在手，舊畫當前，他就這般沉默地坐在偏廂房中，不知道坐了多久，也沒有注意到小樓外的陽光偏移，風雲緩動。

...

手中的冷茶依然是一口未飲，範閑枯坐半日嘴唇有些發幹，他忽然偏了偏頭，看著畫中的黃衫女子輕聲說道：“您做的不錯，可惜...沒有照顧好自己。”

他頓了頓，似乎有些緊張，想組織起比較合適的言語對畫中女子講。

“我做的當然不如您，但請您放心，我一定會將自己照顧好。”他站起身來，靜靜看著那幅畫，輕聲說道：“暫時將您留在這裏，想來他也不會讓我拿走，過些日子，我會常常來看您。”不知道過些日子，又是要過多久。

範閑靠近了畫卷，忽然開顏一笑，精神萬分，笑道：“俱往矣...俱往矣。數風流人物，讓我來搞。”

說完這句話後，他起身離開了偏廂房。

房中一片安靜。

...

房門忽然咯吱一聲，被人急匆匆地推開。範閑去而複返，重新站在廂房之中，直直看著畫中那個女子，突兀開口問道：

“理科？”

“女博士？”

畫中地姑娘自然不能回答自己兒子在很多年後提出的問題，所以隻是沉默。範閑心頭無由一酸，旋即啞啞一笑遮了眼中濕意，誠心誠意地躬下身子，說道：

“謝謝。”

然後他真的離開。畫中的黃衫女子沒有轉過身來，隻是看著對河的那幕幕場景，沉默著，背對著身後那扇，不知道多久以後才會重新打開的門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